

云南北移象群逛吃1300多公里 逾15万人次疏散

新华社消息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自今年4月离开传统栖息地，一路逛吃到昆明后南返，于8月8日晚跨越最大障碍元江干流，总共走了多远？云南省林草局局长万勇说，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，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。为确保人象安全，沿途疏散转

移群众15万多人次。在9日晚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指挥长、省林草局局长万勇介绍，2020年3月，北移亚洲象群离开原栖息地——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2020年7月进入普洱，今年4月

16日从普洱市墨江县进入玉溪市元江县，离开其传统栖息地。4月16日以来，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，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，途经玉溪、红河、昆明3个州市，8个县市区。8月8日20时零8分，14头北移亚洲象安全过桥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。

加上7月7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亚成体独象，北移的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。“象群总体情况平稳，沿途未造成人、象伤亡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。”万勇说，这次亚洲象群迁移成为一次科学

之旅、探索之旅、保护之旅，引起国内外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应对处置野象北移中，云南采取“盯象、管人、助迁、理赔”八字方针，千方百计确保人象安全。截至8月8日，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.5万多人次，无人机973架次，布控

应急车辆1.5万多台次，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，投放象食近180吨。万勇表示，目前象群虽已安全通过元江，但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还将持续，直至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适宜栖息地后，转由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州实施常态化管理。（赵家淞）

为何元江干流是象群南归最大障碍？

新华社消息 8月8日晚，云南14头北移亚洲象渡过南归途中最大障碍元江干流，标志着北移象群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。有关人士对为何元江干流是象群南归最大障碍进行了解析。

在云南省政府新闻办9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玉溪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应勇介绍，今年4月16日，亚洲象群北移进入玉溪市元江县，于5月11日上午7:30左右（蹚水）渡过元江干流。当时，元江干流处于枯水期，象群渡江当天水流量为73立方米每秒。

随着雨季到来，进入7月后，元江进入丰水期，7月、8月平均水流量达到120立方米每秒，最高水流量达628立方米每秒。“水流量的剧增，给象群南回造成了巨大障碍，成为阻碍象群回家的最大问题。”杨应勇说。

他介绍，为帮助象群顺利渡过元江干流，工作人



象群通过老105国道元江桥（无人机照片，5月25日摄）

员步行走完元江县境内76公里的元江河道，结合象群位置进行分析研究，最终选择让象群从老213国道元江老桥渡江。在助迁过程中，象群无数次偏移预计线路，但经各方共同努力，奋战13天12夜后，象群从桥面上顺利渡过元江。

北移亚洲象群处置专家组成员、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，元江干流是亚洲象栖息地

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。亚洲象生存环境可分为四大类：最适宜、适宜、一般和不适宜栖息地。越向北，气温越低、食物越少，越不适宜亚洲象栖息。元江水系是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的分界线。

“渡过元江干流对北移亚洲象回归适宜栖息地至关重要。对于亚洲象而言，元江流域虽然食物和水源丰富，但是隐蔽条件

不好，不适宜长期滞留。”陈明勇说，北移象群渡过元江到达南岸，栖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，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交流，这对提高亚洲象种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他还分析，北移象群南返渡过元江干流对促进“人象和谐”、开展后续亚洲象保护管理至关重要。

（赵家淞 赵珮然）

一张床两口锅 夫妻深山守护古岩画

文/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施钱贵

在深山守护文物是什么体验？贵州省贞丰县沙坪镇金山村张友斌夫妇用6年有余的坚守，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

近日，记者一行乘汽车从贞丰县城出发，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2个小时后，到达金山村，故事的主人公——44岁的张友斌早已等候在此。个子不高、皮肤黝黑，这是张友斌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

顶着烈日，记者一行跟随张友斌沿山间小道步行约半小时后，一块如被刀劈过的崖壁映入眼帘，这便是

红岩岩画所在地。

贞丰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文鑫介绍，红岩岩画至少有6000年历史，近百幅岩画分布在宽约110米、高0.5米至20米的崖壁上，因常年受风雨侵蚀，大部分岩画已模糊不清。仍可辨认的图形有箭头符号、牛、空心手掌印、实心手掌印、猪和人物等，岩画的颜料疑为朱砂。

“所画之物形象具体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，其中‘猪’的图形在北盘江流域的岩画中属首次发现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”李文鑫说，2015年，红

岩岩画被列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同年，张友斌和妻子赵美被贞丰县文物部门聘为文物保护员，开始扎根大山深处守护文物。

起初，前往红岩岩画所在地的路非常狭窄，有的路段很危险。“有一个地方叫‘贴心岩’，要趴在崖壁上才能勉强通过。”张友斌说，此前，曾有一名记者完成拍摄任务后返程时不慎掉下山，摔成重伤。

张友斌夫妇被聘为文保员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。张友斌耗时两个月，用

锄头挖土、石头垒墙，将狭窄的山路拓宽。“现在，这条路比以前好走多了。”他说，通过“贴心岩”时，再也不用趴在崖壁上往前挪了。

张友斌告诉记者，他和妻子的主要工作是防止他人擅自进入管护区，对文物造成破坏。“我和她轮班，不管天晴下雨、春夏秋冬，每天都要到这里看守文物。”

为了方便开展工作，在距离岩画不远处的一处小山洞里，张友斌和妻子安了个简易的“家”。一瓶杀虫剂、一块砧板、一把小刀、些许油盐和大米，外加一张用红木板

做成的“床”和两口锅，便是这个“家”的主要“家产”。

“杀虫剂是为了防蚊虫，还可以防蛇。”张友斌解释说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为了避免粮食被老鼠偷吃，张友斌将油盐和大米装在一个塑料桶里，挂在山洞里的石壁上。山洞外的一块小斜坡，则被夫妻俩开垦出来，种上了辣椒，“懒得回去就在那里生火做饭”。

“山洞冬暖夏凉，即使是冬天也不用生火取暖。”张友斌说，悬崖下有好几个山洞，其中一个山洞里有地下水，

解决了他们的用水问题。

6年来，张友斌已经不记得在这个简易的“家”度过了多少个夜晚，做过多少顿饭。

长期扎根深山，张友斌夫妇对红岩岩画了如指掌。“每一处岩画的具体位置我都记得。”张友斌说，能够在家乡保护文物，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。

“有时候感觉挺孤独的，但干了这个工作，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”张友斌说。

回程路上，即使穿着拖鞋，张友斌仍然健步如飞。这条路，他再熟悉不过了。